

事類賦卷第十四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明後學無錫華麟祥校刊

服用部 几

杖 扇

几

几度也所以度物者也

釋名度閣也

故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周禮或以見祭祀之典或以供饗射之禮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

五几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左右玉几祀先王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彤几筵國賓於牖前

左彤几甸役右漆几喪事右素几

喪偶既傳於南郭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啜焉

似喪其偶

不言仍聞於孟子

孟子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若乃

鵠膝狐躡之飾

語林任元褒為光祿勳孫馮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

憑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捶之吏荅云得罰體痛以橫
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
几何必狐躡鶴 **白玉青石之奇**漢官儀祭天用玉几
南岳記衡山石室有

石牀 **既拂以獻矣**禮進几杖者拂之 **亦操而從之**禮謀於長
者必操几

杖以 **或以致幽冥之召**異苑歷陽石秀之忽見一人
語之曰聞君巧侔匠匠刻几

尤妙秦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 **或以記訓誦之詞**

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政果殞 **內則嘗聞於奉席**禮內則父
母舅姑將

五倚几有訓誦之諫 **時令攸稱其養衰**

坐奉席請何向將祿長者奉席請 **禮仲秋之月養**

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 **觀夫黃金之質**漢武內傳帝受西王
母五岳真經六甲靈

衰老授几杖 **雲統之覆**拾遺記蘇州南有金
符盛以黃金几封以

白玉函以珮瑚為牀 **名推卓茂**東觀漢
記光武

雲統 **學重麟士**宋晝沈麟士篤學
常憑素几鼓素琴 **拜故密令卓茂為太傅**
撫之驚劉毅之亡晉書司隸
劉毅卒武

封褒德侯賜之几杖

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抵之見朱君之怒漢書朱博遷琅邪守齊部

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臥故事二千石新到遣吏存問致意乃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

此為俗耶斥至於黃帝垂法季尤几銘按黃帝軒轅罷諸病吏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

法張華著銘張華倚几銘倚几之設設而荀營投之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而怒士句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圍之弗克偃句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曰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

武守而又欲易余臯曰是實班師不然呂布斫之而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滅偃陽

責陳登魏志呂布使陳登求徐州爾其麕附兩頭會稽牧不獲布援戟斫几責之

典錄葛仙翁於女几山憑白桐木几學道數年花攢白日登仙几化為白麕三脚兩頭人往往見之花攢

五色鄴中記石虎所坐几或斲棊以備用晉書王羲之嘗往門

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或加綵以為飾西京半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喚累日

事貞武家一四几

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綵錦其上謂之
綵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橐
戴勝既

見於王母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注梯憑也草文仍傳於阮籍竹

七賢論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論旨司空鄭冲
馳使從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几

板文無竄定別有毛玠古風魏志太祖為司空丞相

乃寫付之柳城頒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楊彪舊德詳

賜玠曰君有古人風故賜君古人之物杖賦首魏舒遜位晉書魏舒以年老稱疾吳王稱疾

句注漢書吳王濞稱疾不朝驗問不實文帝責問吳使
使者曰察見淵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靈

產以止足荷賜齊春秋孔靈產授光祿大夫覽止足

之曰以君有古人之風王冲以尊大蒙錫陳書王冲

故賜卿以古人之物傳武帝以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及即位益

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賜之以几斯所

以表王澤之褒崇優耆年於閑適也

杖

夫杖者所以褒元老彰淑德

魏志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

詔曰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年高受茲殊賜其賜公延年杖及故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禮五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則有號以延年

見上賜之朝直

後魏書甄琛拜侍中以衰老賜御府杖

朝直杖以出入 荷蓀曾見於丈人

見論語吹火仍聞於太一

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扶藜杖入閣於杖端吹火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問姓名答曰我是太

一之精天帝聞叩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之若夫叩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以授之

竹之來大夏 更記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大夏國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

在大夏東靈壽之出九真 廣志九真出靈壽杖師古南數千里

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不須削治自然合度

搜神記漢文帝微服

懷金過魯少少千挂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蔡則有原憲之貧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而應門若其刻塔狀新

有氣至冲人必死勿當其鋒建塔寺可禳未暇立寺

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即指之尚如其言置杖

左右果見有黑氣尚以杖指之氣即迴

散闔家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飾鳩製古

畫伸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材麟角既傳

端以鳩為飾鳩不噎之烏也欲老人不噎麟角既傳

於劉向劉向別錄有桃枝亦聞於魏武魏武帝與楊彪書謹贈足

下銀角桃枝一枚投葛陂而遽化補仙傳虛公遣費長房歸所之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弃鄧林

如康便到家以杖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而自茂飲山海經夸父逐日渴飲河渭不足北長房得

之而靈變神仙傳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之以爲縊死大小驚哭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
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乃發往目所葬竹杖
猶介象與之而遐驚神仙傳介象以符著青竹杖中令人騎之自吳往蜀則有

賜於卓茂見凡賦名錫以袁逢
推卓茂注
魏志周宣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

協楊沛之嘉夢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歎以

藥酒宣占之曰夫杖以起弱藥治人報糜竺之陰功

拾遺記糜竺用陶朱計家日益富有寶庫于間常賑

生恤死家馬鹿旁有古塚夜聞泣聲尋之見一婦人

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扣棺見劉乞弊衣自掩竺從

其言復見婦云君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莛長九

尺報君之惠竺挾杖而歸後鄰人見竺家有一青氣

如龍蛇形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遣一火盛

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人來撲火聞負手於仲尼禮孔
又見青氣如雲覆火上火卽滅
作負手曳杖逢掛錢於阮氏見錢賦或
道遙於門掛杖頭注山賓對巨源
之目談藪後魏邢辯字山賓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
此何杖荅曰巨源杖巨源山濤字太武帝諱

壽嶽故昌邑求積竹之製漢書昭帝無嗣徵昌邑王賀典喪到濟陽道買積竹

杖筴合竹為杖也誦武王踐阼之銘天戴禮武王踐阼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

乎相忘於富貴乎失道於嗜欲惡行鄉人飲酒之義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既執末以為獻禮獻杖者執末亦在函而當祭周禮伊耆氏掌國之大祭

祀共其杖威注威作函老臣雖杖於朝祭祀則去之有司以函蘇之既事乃授之仲尼制禮

問之有貴賤之差呂氏春秋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母不有

恙乎置杖而問曰子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陸賈著書

用之在傾危之際新語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

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

扇

伊彼純扇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滿徐幹團扇賦惟合歡之奇扇肇

伊洛之織素仰明月以發惠風而愈新賈植九華扇賦隨皓腕以

徐轉發惠或以紀羊孚之雪世說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葬值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或以書柳惲之雲梁書柳惲有詩云亭臯木葉下

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想王莽之屏面漢書王莽

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

所謂鳴日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問者乃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嘗翳雲母思

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注屏面即便面扇之類也

梁冀之擁身續漢書梁冀則有介子辭祿列仙傳介

伯陽遊後世見何植居貧晉書何植家貧縛張敷纏

在東海賣扇韋纖扇以奉供養

哀於喪母梁書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知感慕至十歲許求母遺物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感思黃香顯名於侍親東觀漢記黃香至

輒開筍流涕黃香顯名於侍親孝夏以扇侍於親

塗修反影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丹

鵲夏至取鵲翅為扇名反影丹丁緩漆

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彥回障日

齊書劉祥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彥回入朝以

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日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

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諸葛揮軍語林諸葛武侯與晉宣帝

不能殺袁紹安得免寒士

戰於渭濱乘素輿著葛或畫以秦女江淹詩統扇知

中執白羽扇指揮三軍

素面作秦王文或遺之買臣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

乘鸞入烟霧

大夫之知錢勣勞之日得無疲乎謝安賞袁宏之辯

遺以統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晉書袁宏警蹕出為東陽郡公卿發於台亭謝安欲以綽遺試之就左右取扇授之日聊以贈行宏應聲

答曰當奉揚仁風慰王導蔽元規之塵晉書庾亮出鎮外郡以帝

彼黎庶合座稱善

勇內統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西

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奇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

各一納妃供同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班氏合

歡之製班婕妤好詩新製齊統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曹植之寶九華曹植九華扇賦序昔

棄捐送笥中恩情中道絕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竹湘東之題八字

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梁書臨川王宏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八字為銘圓寫其上迴環讀之皆成韻語

而偃蹇梁書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欣書扇子顯

一揮而傲睨齊書蕭子顯怒以為後軍府舍人一揮而已衣冠恨

之製自武王世本武王始作箒禁於晉帝晉中典書義熙中

大見扶南異物志扶南國人但作大扇長聞漢世今

注障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至若逸少六角晉書王羲

豪俠象維尾而製長扇魏書其扇各五字魏如其言

魏持六角扇賣之義之書其扇每扇求百錢魏如其言

人競買之後復持扇飛燕七華西京雜記趙飛燕為

雲母扇五明扇七傅咸狗脊扇賦尚不媿狗脊之為號

亦焉顧九

少千之持象牙

見杖賦少千之多注

見伯仁而障面

世說王敦見周顛轉扇障面而後得佳後

渡江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

目溫嶠以

披紗

世說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爾其執

以搖風

見上注

用之逐暑

春秋繁露以籠致雨以扇逐暑

號彼莫難

飾其雲母

霏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以純金打薄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

異獸雲母帖其中衫色明徹用以快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色武王救渴以遲留

帝王世記武王見

顧榮揮陣而

容與

晉書廣陵相陳敏反留顧榮甘卓等與共舉事榮初與偽和既而說卓共攻之榮發檄歛舟於

南岸敏率萬人出不獲濟榮麾以弱扇衆大潰

至於堯厨

嬰脯

生肉脯薄如髮搖則風生使

中宿蒲葵

晉書謝安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嶺南彫弊惟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執之於是京都士庶競慕價增數

倍五明靡麗

古今注舜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

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單竹精奇

見上太子同心注綠沉之於紫緝木

蘭之與桃枝

見上號彼莫難注

將軍當夏而不操

六韜為將者冬不衣

袞夏不操扇

京兆走馬而猶持

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

驅自以便面掛馬

吳猛渡江而畫水

晉藝術傳吳猛還豫

章渡江波濤甚急猛不假舟揖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范滂繫獄而題詩

宋書范滂謀逆

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令滂題詩賦美句滂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循覽悽然

或

羽翻有損少之嘆

晉中興徵說舊羽扇翻用十毛王敦始改用八羽損少飛翥不終之

或篋筒有棄捐之悲

見上班氏句注

又聞佳晉宮之卞女

晉書太元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之后妬不取端正妙好唯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

面語后云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在以卑位帝乃止

表商宗之雉雉

尾扇起於殷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
 以為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翟即緝雉羽為之以障
 翳風塵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何戢之翫蟬雀宋書
 梁孝王魏晉以來諸王皆得用何戢之翫蟬雀何戢
 為吳興太守孝武以顧景所畫蟬雀扇賜之
 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並嘆其巧絕
 圖山水齊書竟陵王之孫寶字文奐善畫於扇却三
 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而遙

伏而迎九秋功無與比

事類賦卷第十四

事類賦卷第十五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明後學無錫華麟祥校刊

什物部 筆

硯

紙

墨

筆

禮曰士載言史載筆古以為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為

述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又以為能畢舉萬物之形亦謂之

為畢成公綏筆賦序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故秦謂之筆楚

謂之聿而吳謂之不律說文楚謂之聿秦謂之筆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若

乃漆管綠沈之妙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用之多年斯亦可愛

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文犀象齒之殊傅子漢末一筆之匣

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植博山為牀東宮舊

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事皇太

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漆錯寶為跗西京雜記漢制

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天子筆以錯寶

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靜女嘗貽

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夫彤管見詩周公曾寫夫龜書書中候示觀負圖出周

爾其中山之毫史記始皇令蒙恬與太子扶蘇北宮

之製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大秦將蒙恬之造始

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為管鹿官師路扈之精麗

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毛竹管也

見上周舍執之而司過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

問故對曰臣願為謬謬之臣墨筆班超投之而立事

後漢書班超家貧為官備書嘗投筆嘆曰大丈夫怒王

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思而逐蠅魏書王思政性急嘗執筆作書掘集筆端驅

去復來思政逐蠅不得取筆擲地毀之

傷盛吉而流涕

謝承後漢書盛吉爲廷尉每斷囚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涕而決

罪驚何晏而遽失

魏未傳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駭曹公而忽墜

吳志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方書筆落於地

訝立成

文士傳阮瑀紙筆操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綴鸚鵡賦序黃祖太子射使祢衡至於湘東三品梁書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

瞻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春坊四枝見上博山句注含毫綱逸

文賦或含毫而逸然擗管徘徊虞世南筆髓夫筆長短不過五寸擗管不得過二寸楊

璇染血而書帛

謝承後漢書楊璇平零陵賊爲趙凱誣奏檻車徵之奪其筆硯乃囓臂出血

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書帛上具陳破賊形陶景用勢及言爲凱所誣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

荻而畫灰

陶弘景傳弘景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觀其染清松之

微烟成公綬稟奉織毫之積潤徐摛詩織毫奉積白

牙碧鏤之奇景龍文館記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

管十銀兩盛其東壁列書架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

紙數十種雞距鹿毛之雋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

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王充之戶

其作筆必乘之毫調利難悉亦有鹿毛王充之戶

牖牆壁謝承後漢書王充開戶潛思戶牖左思之門

庭藩淵晉書左思為三都賦門庭削荆既自於任末

拾遺記在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

茅為庵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樨

琴更聞於柳暉梁書柳暉常賦詩末就以筆樨琴坐

音後傳擊琴自此始或以作鍾乘於詞園語林蔡洪赴洛洛中

筆為鈎末以紙札為良田或以為刀稍於文陣義

元默為稼積以禮義為豐年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木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

畧也出入者號令也若至趙國秋毫義之筆經諸郡戲

也屈折者殺戮也有趙國兔毫中用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

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須仲秋月收之孟秋

去夏近臺蕉而嫩季秋去冬近毫張華博

曉而秃惟八月寒暑調乃中用遼西麟角

物志成晉武帝賜以麟角筆管此遼西所獻也青鐵

隄以于讖國所貢鐵鑄成側理紙南越所貢也一名

陟釐又名陟理益以海苔鋒必九分管唯二握

為紙其理縱橫斜側故名陸雲與兒士

毛抄合鋒令長九分管衡書君苗每

修二握須圓正方可用逢陸機而欲焚

見兄文欲過仲宣而見閣魏志王粲才高屬文舉筆

焚筆硯便成鍾繇王朗皆閣筆不

敢措闕澤既自傭書 吳志闕澤為人 安世亦嘗持橐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世說王羲之

筆事孝武數十年枕中而每欲傳方 少時於其父

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薦下而還聞辟惡 搜神記王

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於薦下日 鄭譯假潤以為辭

使人替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

隋書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李德林作詔書高

錢何以潤韻戲謂曰筆乾譯答日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筆上大笑曹褒懷鉛而嗜學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

沉思寢則懷錄僧虔晦迹而見容王僧虔傳齊孝武

筆行則誦文書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游夏括囊於則削史記孔子修春秋

筆以此見容游夏括囊於則削筆則筆削則削游

夏之徒不能藉一詞若夫陸倕授之於幼瑒梁書紀少瑜字幼

索青錢管筆授之云此猶可用郭璞取之於江淹齊

卿白擇其善者文詞因此進郭璞取之於江淹書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有人稱白雲

郭璞取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白雲

先生以鼠鬚而傳法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

張芝皆用鼠鬚筆晉陵太守謂牙管之傷廉宋書范曄以廉

太守雖牙管一至於上剛下柔之名蔡邕筆賦上剛

隻猶以為費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三束五重之美成公

規矩極也元首黃管天地色也綏賦

結三束而五重夢大手於詞臣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

俄而孝武崩哀策表赤心於史氏古今注牛亨問形

形赤漆耳史官載事用給相如而賦遊獵史記相如

赤管言以赤心紀事也後漢書獻帝令荀

令尙書給筆札悅爲漢紀三十篇

詔尙書給筆硯蔡琰求之而寫書後漢書曹公欲令十吏就

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唯王隱授之而修史晉書

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王隱

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免官家貧不能就遂南王隱

遊江州投庾元規元規給以筆札其書遂成王隱

譏於辛毗魏書注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筆書過以

紀陛下不依古法者摺紳契孔子

今直備官貶筆耳摺紳契孔子

筆衣絳衣向別有點高洋而作主齊書高洋夢人以

北辰而拜賀曰王當作主按吳孫權賜渾瑊而錄功唐書德宗

亦有是夢徵士熊循解之在奉天與

渾瑊無名官誥千餘軸使募敢死之士賜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紳

大初有不畜之慎魏末傳夏侯太初見召路絕歐陽

有不擇之工唐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至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有寶胡盧而彌珍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有奇溫飛卿胡盧筆管往復詩二首却琉

璃而若重王羲之筆法昔人或疏璃象牙為筆管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婕妤好作之

而尙存時鏡新書魏武帝劉婕妤好鄭灼削之而更用

梁書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顏斐則炙以課薪魏

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各致辨兩京為冬寒水及筆魏智永則瘞而作塚國

傳記釋智永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亦聞採彼龍

所棄筆頭盈瓮後甚也因為退筆塚銘戴凱之竹譜簡翰二痛

鐘龍鐘稿含筆驅採管截茲簡翰竹堪為矢大者為筆痛

緜為嘉韋仲將筆法以篋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

穢毛訖齊其鋒端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以

裏青羊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卷令極

固痛額訖再以青羊毛裹筆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

外復用青毫如作柱法使心齊懸蒸有度筆成合蒸

筋額納管中寧心小不宜大清麗識傳元之銘

之令熟三斗米飯以繩傅元筆銘

穿管懸一宿然後可用清麗識傳元之銘

冉冉輕翰正色元黑銘心寫言光讚贍逸仰嵇含之

天人深勵未然君子戒之無攻異端贍逸仰嵇含之

賊嵇含筆賦序騁韓盧逐狡兔季秋之行本明佩刀

月毫鋒甚偉遂刊懸崖之竹而爲筆

之職隋書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

之及行本爲掌朝進筆視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

聲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

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公權陳正心之喻

員外穆宗嘗問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訝蠅集於苒

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以筆諫也訝蠅集於苒

堅晉書苒堅與王猛苒融密議於露臺有大蒼蠅入

見呼曰官卜蛇銜於管輅魏志管輅往見安平太守

今人赦王基基令作卦輅曰脉上

當有犬蛇銜筆小大其視須臾失之基驚問吉凶輅
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蛇銜筆直老書佐耳卦
中見象而不見其吉凶知
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
仲將留神於製作見上痛

雉恭見求而靳與義之筆法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
安石庚雉恭每就吾求之靳而不

與傳毛穎於韓公本傳韓愈曰毫雖於白傳國朝傳

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毫細管筆攜以就試
相顧輒笑曰為毫筆故贈元相詩曰策日穿如札毫

鋒利逸少驚入木之七分晉書北郊祭文上命義之
更寫工人削之筆已入七

分仲尼止獲麟之一句春秋序絕筆於斯濡翰之為
獲麟之一句

用誠詞家之急務也

硯

採陰山之潛璞傳元琢圓池於璧水文房四譜有圓
如括而中隆起

水環之者名曰璧雍硯亦謂之分題硯成墨海於一
楊師道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烟華

紐文房四譜黃帝得玉一紐治爲仲夏鼎之三趾欽

硯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石文房四譜端州端溪

之故自嶺表達於中夏而無損其石出水者色青

柯置之綈凡玉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加綈綿以或採於

吳都山下文房四譜吳郡有硯石或取於永嘉谿裏

水源中多石硯若夫蓮葉馬蹄之狀圓天方地之形

如地象圓似天光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木則貴其

能軟傳元玉則取其不冰見上鵠曾聞於銜水文房

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蟻或見於沈纂異記有

月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騎如粟米大升牀於花壇

有紫衣者顧元之怒其無禮因之滴蟾蜍之積潤西

明日元之掘地得蟻穴盡焚之

雜記有盜發晉靈公塚獲玉蟾蜍一枚大點鵠鵠之

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新玉取為盛滴器點鵠鵠之

寒星文房四譜端溪硯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爾

其都官之樣硯譜其名狀有舍人堂樣終葵之製通典號

葵石硯魏書甄后少喜書常用諸

二十枚甄后則以為常用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

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宇文則不能久事

未嘗不覽前史以觀成敗晉書劉弘

慶少時嘗日書足以記劉弘嘗接於晉武

姓名妄能久事筆硯少居洛陽

與武帝同漢書張彭祖小與宣帝

里共現席彭祖曾同於宣帝同硯席書指欲封之先

令唐鏞鑄盤龍火爐翔道支初得於浮檀異苑蔣道支於水側

見一浮檀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皆置魚硯中嘗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曰吾暫游湘水

為二妃所留後有人過湘畔貽庾易南史庾易少為安西長史袁象

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洪涯先生傳先生欲歸所重贈以鹿角書

格蟀硯象牙筆鐵遺洪涯河內舍人劉守璋與道士吳恪儒生張隱來贈先生

揚雄鐵硯并四皓鹿角枕翫薇茫之金線見鴛鴦

重點滴之青花文房四譜端溪石世論貴紫色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世又

以青花子石詠為青花紫石李濟翁亦聞鴉桑美石資暇集

破李賀有青花紫石硯歌祖宰獮之未陽邑諸季父硯桑硯始於元和初余叔祖宰獮之未陽邑諸季父

硯青之際必訪山水以遊一日於澗側見一紫石時

適攜鐫具往因刻遊山之姓氏年於澗側見一紫石時

為硯但大不可致又得小如拳者甚多致於縣中有賣琢之而興平青色 汴州記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 賣大獲利 穴深二百丈詩石色青堪為書 硯筆運翰染 王案硯銘墨運 浮津輝墨 墨藏凡書硯 翰染榮辱是德 取新石潤澁

相兼又浮學時方俟於凍開國民月令正月硯凍開

硯水東命童幼硯水東命童幼洗處嘗聞於水黑文房四譜越州戒

也有洗硯池至張華以麟筆同賜見筆賦遼王慈以

素琴並得齊書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出

圖而已義取端谿者價重千金柳公權論硯端谿石

色者可出青州者名標第一柳公權論硯青州石

為祖先而增感陳留志范喬年二歲其祖馨臨終撫

硯與之至五歲祖母或因雷霆而遽失柳公權論硯

告喬喬執硯而泣斧柯山山石

硯昔人採之必以牛羊祭之至其汾水精奇瑾泥妙

絕文房四譜絳州人善製澄泥硯經緇袋於汾水中

作澄泥硯法以夾布囊成瑾泥水中擺之得細者澄

清去水令微乾入黃丹團搜如麪人模中壓令至堅

以竹刀刻作硯狀微蔭乾利刀削成矐乾厚以稻糠
并黃牛糞和燒之復入墨蟻貯米醋蒸之五七度含
溇益墨不歛山旣重於龍尾文房四譜歛州龍尾石硯亞於端谿西域

但施於竹節

文房四譜西域無紙筆但有墨以竹爲硯

秘雀臺之滑膩

文房

四譜魏銅雀臺遺趾里人掘地得其古瓦琢爲硯甚
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
過加胡桃油塗壇寶栗岡之潤潔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殷侯三

之故與他瓦異

元士贈我栗岡硯酒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

水不凍日用心不倦猶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斯

所以作城池於筆陣

見筆賦或以爲刀稍旬注

非徒比石墨於讒

說也

太公金匱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譏言無符而汚白

紙

方絮之體

通俗文方絮白紙

平滑如砥

釋名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在古

則無簡牘而已

春秋序周禮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若乃晉武側

理見筆賦遼西麟角注漢成赫蹏漢書孝成趙皇后飛燕無子

田客持詔記予獄丞籍武有封小綠篋記武發篋有

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注赫蹏薄

也小紙松花鳳尾松花箋詳下薛濤箋注陸翽蒙叢書

書也也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即所諾之

文也其箋當番薄縷輕制作想精妙而非牢固者也

玉屑香皮玉屑詳下金花藤骨注吐戶錄羅州多箋

紙意其裂之以告敗神仙傳蜀先主欲伐吳問李意

壞之更畫一大人又朱詹吞之而療饑顏氏家訓朱

壞之先主出兵果敗其意其求紙盡作兵士數十裂

累日不斃時吞紙以實其腹寒至於平淮桃花桓元

無穰被抱犬而卧後以學顯魚卵虛柔滑淨者段氏

元詔令平淮作青東陽魚卵筆陣圖紙取東陽

赤縹練桃花成式與温庭筠詩序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

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

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王公蠶繭

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橋塔詩

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倫金花藤骨刻藤麻面

編德宗朝南方貢朱來鳥常噉玉屑聲甚清暢為鷲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寫心經薦其冥福國史補

紙之妙者則有越之剡藤苔屨蜀之麻面藤骨分輕金花玉屑魚子十色賤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

重於黃白御史故事技彈奏白簡為重黃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差降矣隨屈伸於

舒卷傳咸紙賦覽之則卷至若干寶之賜二百千寶表臣前聊欲撰

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賜紙二百枚陶侃

之獻三千文房四譜陶侃獻屨紙三青童琅玕之美

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建蘭若於此庭多古桐桐華時有

異蜂聲如人吟諦聽之具體人也乃網獲其一焉置於紗籠中採桐華置其傍忽有數蜂翔集隔籠若相

慰狀曰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為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人世事師乃舉籠放之

甯藤角之妍甯甯教士紙不可作五色方見於鳳銜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唐書純白或遭於蟲蠹

木鳳口中轉輪旋轉飛下端門高宗上示詔曰詔勅施行既為永式此用白紙多有

蟲蠹宜合今後特用黃紙按紙染黃葉則不蠹所謂

硬黃貢以和熹後漢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

紙也和熹物和熹鄧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

貢紙墨求之秘府虞預奏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

而已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作史寫

起居嘉百幅於杜暹唐書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

注人歎之曰昔清吏受一大美一函於魏武魏武令諸

錢衡與也號百紙參軍別駕以月朔各進一爾其翫茲靡滑

得先給紙函各一鄧毀鳥銜漢朝魚

網平淮桃花中宮殺樹固則體潔性真含

已漸茲藥滑謝北鮮則體潔性真含

章蓋藻實薛濤則矜誇蜀樣資暇集松花箋其來售

好斯文矣世以為薛濤箋悞也

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贖乃命區人狹小之人皆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華

清僧虔則銜耀銀光丹陽記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

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

僧虔一
出晉朝者為山濤之賜山簡表臣父濤奉陸

郴州者為溫裕之祥因話錄大中孔溫裕因直諫

飛夫墜下方寸紙上有補美東宮之縹紅皇太子初

開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美東宮之縹紅皇太子初

拜給香墨西左赤紙縹紅重六合之雲陽滕骨注

紙麻紙致紙法紙各百張重六合之雲陽滕骨注

至有樹葉尤珍林邑記九真俗以樹葉為紙世說鄭

有柿葉致屋遂借僧房居桑根更潔文房四譜雷煥

止取葉學書歲久殆編桑根更潔文房四譜雷煥

華與其祖書蔡侯始訝於鮮華東觀漢記黃門蔡倫

乃桑根紙也蔡侯始訝於鮮華東觀漢記黃門蔡倫

樹皮麻頭及做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

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用之咸稱蔡侯紙又紙用故

麻各麻紙木皮名穀子良復稱其妙絕蕭子良答王

紙故魚網名網紙子良復稱其妙絕蕭子良答王

之紙妍妙輝光仲因太冲而逾貴晉書左思作三都

將之墨一點如漆因太冲而逾貴晉書左思作三都

相傳寫洛陽遇羲之而不節語林王右軍為會稽謝

為之紙貴遇羲之而不節語林王右軍為會稽謝

公乞賤檢校庫中有九

萬張恣與之極旨
武云逸少不節
以清率下嗒卧一幅
布絢敗糊紙補之
葛洪賣薪而志切
皆翻覆有字人少能讀斯可以資日用於詞園垂無窮之芳烈者也

墨

真詰曰墨者陰之象
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
釋名曰

墨者晦之義
釋名墨者晦也
陸雲得之於魏臺
與兄

書一曰上三臺曹公藏石
陶侃獻之於晉帝
見紙賦

或名重張金
張金好墨
或妙稱祖氏

祖氏本陽定人唐之墨官也世以
王郎既受於嘉惠

易水墨為上祖氏之名聞天下也
王郎既受於嘉惠
陳留耆舊傳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
莫謀反連及千餘人事景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

筆墨再見賜佩帶三張永亦傳其巧思宋畫張承善見除司徒西曹掾

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破輒執玩容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汚扇上而因成駮

牛晉書王獻之與桓溫書扇誤出池中而更驚童子

西諸義熙中三藏佛馱隨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

中出與僮王遠書之而入木神仙傳漢時仙人王遠

而削之外字去內字班孟噴之而成字神仙傳班孟

復見墨皆入木裏復有二螺九子二螺見上陸雲注西諸

皆成字竟紙上黨喻糜國

多子善禱之義勳氏婚禮謂文管九子其堅如玉其

之墨藏於松烟木性長生子孫無邊承郎月賜喻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紋若犀四譜唐末墨工奚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居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珪墨又有李廷珪墨別有吐於魚腹爾隱居本草法

墨一名河伯從事遇大魚輒吐墨磨之楯鼻川荀濟

方數尺以混其身今作好墨用之與梁武有舊而帝素輕之及梁受禪乃和冀公二兩

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撥梁之烟冀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杰各少許以膠水搜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

色紫入秦矜仲將一點之漆見紙賦子良揚雄受賜

皮末色青而石室觀書西京雜記詔令尙書賜揚雄筆墨觀書石室王肅通靈而東

齋注易輿地志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

達旦臨別贈一左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故有領袖如皂而唇齒

皆黑趙壹非草書十日一筆月數至於藏廬岳之十

年墨戲衛夫人曰新墨不及舊墨廬山松烟給東宮

之四丸見紙賦美王勃之盈衣袖唐書王勃幼時夢

文章大進新室之汚陵垣漢書王莽遣使壞渭陵延陵園

墨汚色亦有斲髓明志宋雲行記西天釋迦佛為磨其周垣

斲髓為墨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存剗心表虔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

寫大乘經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中黑汁如淳漆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中黑汁如淳漆

洒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

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剗心歷血以代墨焉賣薪著見紙賦葛洪賣薪注飲水懲慙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說遣

劣者飲墨元光有文嵩之傳尤字處晦燕人也其先

號青松子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

毛元鏡為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儒封為松滋侯青松吟曹植之篇曹植樂府詩墨出青斯筆陣之整

甲實文苑之攸先也見筆賦或以

事類賦卷第十五

青洲列傳林之翰

林之翰字伯翰廣東潮陽人其先世自潮州徙居青洲之林氏自伯翰始伯翰少時其父林某以書生為業伯翰亦讀書於其父伯翰年二十歲其父死伯翰始出而自立伯翰性剛直不阿與人交無欺詐伯翰少時其父林某以書生為業伯翰亦讀書於其父伯翰年二十歲其父死伯翰始出而自立伯翰性剛直不阿與人交無欺詐伯翰少時其父林某以書生為業伯翰亦讀書於其父伯翰年二十歲其父死伯翰始出而自立伯翰性剛直不阿與人交無欺詐

事類賦卷第十六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明後學無錫華麟祥校刊

服用部

舟

車

鼎

舟

昔聖人剡木為舟以利千古

易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或曰肇自虞姁工倕

呂氏春秋虞姁作舟墨子王倕作舟

或曰起於貨

狄共鼓

世本共鼓貨狄黃帝二臣也始作舟

雖權輿於窾木

淮南子古

浮而

或矜夸於浮士

後漢書巴郡木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俱

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

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

則有吳之餘皇

左傳楚大敗吳

當以為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存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師衛其乘

舟餘皇

漢之雲母拾遺記漢成帝以雲母飾鵲首各雲母舟

白魚瑞周

而斯躍

更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

黃龍感禹而來

負

呂氏春秋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

性也死命也何憂於龍焉龍弭耳曳尾而逝

苟汎然而無繫

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

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遊汎

則觸之而不怒

莊子方

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則觸之而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

若乃道濟解

舫異苑檀道濟鎮潯陽有人施罟於柴桑收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

工人誤截兩頭以為不祥殺之及入朝果伏誅

黃蓋

蒙艦吳志周瑜逆曹操部將黃蓋取艦衝

聞艦數十艘實以薪灌膏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詐言降操同時火發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烟燄

魏志徐宣從明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曹軍大敗

徐宣

帝至廣陵六軍

乘舟風浪暴起帝船洄倒宣舟在後

鄧通持權以雍

凌波而前翠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容漢書鄧通以糴船為黃頭郎注土艤鳥江而待項

羽史記項羽欲東渡鳥燒赤壁而走曹公江表傳曹操與孫權

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大見馳馬晉書武帝

益州刺史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

馳馬來往又画鷁首怪獸於船首祥聞集蜂拾遺記

以俱江神舟機之盛自古未有

紂夜濟河月明如畫八百之旅皆聚而歌有大蜂狀

如舟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旛旗翌日而滅紂各共

船曰蜂舟鄭人擊趙簡故可以凌迅流馬融廣成子

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

風凌迅流發擢歌縱水謳翼長風者也冥都賦篙工

萬翼御長風爾乃浮江千里漢書武帝自尋陽浮江

狎翫靈胥蜀王本紀秦為太白水淺而但

千里薄縱陽而出攻楚萬艘船萬艘欲以攻楚

能浮芥莊子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

水廣而河廣而曾不容刀見詩至如沙棠之法拾遺記

常與趙飛燕戲太液池以木蘭之麗述異記木蘭洲

沙棠為舟貴其不沉沒也木蘭樹魯般刻為舟至今猶在採菱翔鳳之名西京雜記

木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採菱翔鳳之名西京雜記

太液池有鳴鶴容與採菱越女等舟京邦記宋武渡

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百五艘船楫之盛前代

無指南常安之制晉宮闕記靈芝池有鳴鶴舟指

麗晉船之稱莊子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注

吳艸越女之類埤雅吳船也越女或實新芻而舉

火見上黃或建幡旄而照水三輔黃圖昆明池中有

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李郭並汎而登仙後漢書郭

旌葆麾蓋照灼涯淡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車數千兩太唯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

為神胡越同心而共濟王弼周魯畧例同舟而樂茲

清曠見上抹嘉彼輕利王筠詠輕利船詩君侯飾輕

蛟水換卜式博昌之習漢書呂嘉反卜式曰臣願與

者請賀齊絳礮之侈吳志賀齊性奢綺所乘船雕刻

若顏子言賜也之來衝波傳孔子使子貢於吳久而

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郭翻屈庾翼之至晉書

庾翼以帝舅之重往造郭翻欲強起之翻船狹小欲

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

之舟也翼爾詠桂櫂而見楚辭楚辭桂棹兮蘭

裘而迎晉使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吳人飭舟以

衣狐裘者叔向歸告巨川則道著傳說見書五湖則功

成范蠡吳越春秋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亦聞甘寧

之錦纜示奢吳書甘寧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

顧氏之布帆無恙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

帆顧若求之發至破冢遭風作魏風波已沒於杜畿魏

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文帝詔曰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播百穀而山死杜畿試船覆

沒忠之艘檝豈長於梁相說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

至也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台欲往相之船人救之曰

居船檝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居廣叟長機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孫權回

家全世後子比我矇矓如未視之狗子耳魏志鄧哀

之而受箭見箭賦矓船蒼舒刻之而秤象王冲字蒼

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

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

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見劍賦刻以載之則較可知矣智者既聞於求劍見劍甚注

士俄觀其脫衣漢書陳平涉河船人見其獨行疑有

而佐刺船人漢水有沉膠之責帝王世紀昭王南

知其無有迺止

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液船解王及蔡公俱沒河流
于水左傳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有泛柏之詩亦有緋纒見維並見船艦相接郭璞江賦

相屬萬嘗聞其越船蜀艇淮南子越船蜀艇豈用夫

瓊艘瑤楫抱朴子瓊艘瑤楫無涉川之復有蔡姬見

蕩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秦將曾焚左傳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汎茲五

會風土記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象

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浩漂容乎萬人漢

者言船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于川也

殿疏武帝作昆明池周匝四十里為飛雲嘗見於吳

國江表傳孫權乘飛雲大船與青翰曾聞於鄂君歌

賦鄂君復有漢武申汾河之歌見歌賦廣德有便

門之諫漢書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入

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穆滿之乘龍鳥

子曰天子乘鳥舟龍舟浮宜都之望鳧雁

岸有山其峯最秀人自山南上至頂或以伐江陵之

木漢書伍被曰夫吳王或以習昆明之戰

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至若翔禽赤

馬拾遺記漢武穿昆靈池汎翔禽之舟時日已西傾

可復得悽然賦落葉哀蟬之曲鷓首鴨頭

鷓首鴨頭淮南子龍

吳志諸葛恪製鴨頭船汎越王之三翼

翼小翼之船以水戰梁孝王船督孫權之五樓

名詩天賦浮雲飛三翼目相追曹公

出濡須須係權使董襲

督五樓船往會戰

先登見號晉令水戰有小兒先

蒼隼船各相利涉為謀見亦聞蒼隼晨鳧見上

注蒼隼見上飛間青雀晉書陶侃擊蜀賊王真真

鉤得侃青雀船或造以為梁詩或藏之於壑莊子藏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今天淵既汎於飛龍晉

有力者負之而走珠者不知也

句岸上人驚西征記檀山向俗水道經宜陽三樂三

皆相引蟻聚川水中龍躍晉書台將伐吳有童謠云

側俯仰傾笑水中龍躍阿童復阿童街刀浮渡江

以浮巨浸而濟不通為利斯博

車

車

五

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故車始於椎輪文選序椎輪為大輅之始

注言玉輅因因彼飛蓬淮南子聖人見飛蓬轉而知為車金輅則樊

纓九就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

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日革路龍勒條纓五

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用以封蕃國耕根則青質三

重爾雅全耕根車青質蓋三或駕於果下晉輿服志

王后五路之車也后居中宮從容所乘自漢以來乘

輿亦有之或使人跪行或駕以果下馬漢書建武末

乘之以駕皇太后輦車或挽彼轅中後漢書建武末

鄉里每至歲時將當案比以母老不欲搖動自或驅

塵而出軌禮國中以策禁郵當擊轂以移風晏子齊

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

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去之然後國人不知

若夫朱英綠璫文茵暢轂

詩

公侯則紫蓋兮朱裏

續漢

書皇太子皇子皆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男卑蓋青裏

乘輿則黃屋兮左纛

宋書漢制乘輿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加力戰則

駸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輓上所謂左纛也

朱血之染輪

左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疾射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讒則羣輕之折軸

漢書中山王勝曰衆口鑠金積伏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波之思下濯

後漢書馬援拜伏波將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

上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斯可矣當吾在浪泊西里間卧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楚子之及蒲胥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夢

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而弗驅

並見施組銜壁析羽流蘇

後漢書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

首飾連璧交絡四角金龍

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

陳平方交於長者

漢書陳

平家乃

六

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輪扁俄譏其古書莊子桓公讀

扁斲輪於堂下釋楚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漕類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久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漢則婕妤好辭輦後漢書成帝游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

婕妤好同輦載辭曰觀古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乎上善

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乎上善

其言魏則先主同輿蜀志曹公征呂布還表先主為

而止則同驚彼投人左傳楚叔山冉搏駭茲載鬼見或號

帝則同驚彼投人左傳楚叔山冉搏駭茲載鬼見或號

追鋒晉輿服志追鋒車加通德或如流水後漢書馬

過蓋取具迅速故名或如流水太后日前

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或因叔敖而高俗好庫車

王以為庫車不使馬欲下合使高之孫叔敖曰王必

欲高車臣請致闕里使高其欄乘車者皆君子君子

不能駁下車王許之居或鄙慶封之美左傳齊慶封

牛歲民悉自高其車或鄙慶封之美左傳齊慶封

來聘其車美

揚孫曰服美不稱必
以惡終美車何為
不可疾言
見前
寧宜妄指
見禮
沈

慶之乘猶鼻
南史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

者不知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

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今乘此車

安所王導之驅塵尾
世說王導妻曹氏性如導憚之

之乎王導恐被辱遽命駕以所執塵尾指驅牛以

進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

謙退而已謨曰不開餘物唯有
網絡朱絲
儀制令凡

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恚
油纏通幟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幟朱裏

五品以上青偏幟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幟
徘徊

徊黑耳
晉公卿禮秩安平王孚薨葬給徘徊黑耳車

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
耳駕二輅車隨耳後戶一乘
輦則沛相
後漢書袁忠

車到官以
簞聞楚子
左傳若敖蚡冒簞路藍縷以啟

清亮稱
柴
大路昭儉
左傳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車
不致盜食不蓋
昭其儉也
竿摩僭擬

車
不致盜食不蓋
昭其儉也
竿摩僭擬

車
不致盜食不蓋
昭其儉也
竿摩僭擬

車
不致盜食不蓋
昭其儉也
竿摩僭擬

車
不致盜食不蓋
昭其儉也
竿摩僭擬

後漢書董卓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趙簡妙弊

說苑趙簡子乘弊車羸馬衣殺羊之裘其宰諫之簡子曰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佞今

我以自備恐有田老惡侈說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挂之以犀錯之羽立於殿

細人之心也下令羣臣得觀焉田老三過而不觀平公大怒老曰

桀以奢亡紂以侈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乃去車

秦誓有牧野之陳見遠行有祖極之祭周禮大馭掌馭玉路

以祀及祀馭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馭遂驅之注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

主既祭之以車輶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晉書舊說黃帝子釁祀好遠遊道死故祭以為道神也至如

巢望晉軍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樓樓呼宋人左傳登晉軍注巢車車上樓檣

使呼宋人陳遵留客以投轄後漢書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睡取客車轄

而告之投井中雖有張綱獻直而埋輪後漢書漢安元年選造入使狗行風俗唯

急終不得去張綱獻直而埋輪造入使狗行風俗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後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

罪京師爾其奚仲初製山海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

震棟曰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後漢書車

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旄尊卑上下各有等級軒

轅始作古史考黃帝作車少暉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廣車之制度釋名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書著肇牽見詩稱孔博見詩豨膏棘軸之喻史記淳于髡曰豨膏

棘軸所以為滑也鹽浦染輪之藥子虛賦驚於鹽浦

然而不能運方穿或驅蒲輪史記古者封禪為

鹽故言鹽浦鮮牲也謂或驅蒲輪甫車燕傷山之土

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或驅蒲輪甫車燕傷山之土

石草木漢書議立明堂遣使者或駕皮軒漢官儀皮

安車蒲輪束帛加紫微魯申生或駕皮軒漢官儀皮

皮為丞相之容馭吏漢書丙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

軒吏白欲斥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上使此人復尹喜

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爾尹喜

之古老君關令內傳尹喜嘗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

至期果見老君氣西邁日九十日之外應有聖人過京邑

乘書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桓榮為少

乘書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桓榮為少

乘書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桓榮為少

乘書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桓榮為少

乘書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桓榮為少

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魏舒喪子而承恩晉

日所蒙猶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史記

秋魏舒喪子詔給賜錢四望淳于既同於炙輠談天

車使出入觀望散其哀懷淳于既同於炙輠

所雕龍噴炙轂過鬚注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

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之智不盡如炙輠

也吳起亦聞於徙轅韓非子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

徙門外令曰有能徙於南門外者賜之上宅上田民

莫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令曰有徙者賜

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且攻城有先直如生而

登者賜上宅上田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繼如附周禮與人為車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方

象地而圓象天周禮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

亦有節以鳴鸞大戴禮王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

鳴而和應又上車以和鸞非僻之心無自入也馬動而鸞鳴

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節之雲母袁子正書以雲

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書貳轂重牙後

謝元取荷堅於淝水獲所乘雲母車漢

畫乘與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轡金

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

鸞雀立衡檮文倚龍伏虎後漢畫諸車之文乘與倚

畫輪羽蓋華蚤龍伏虎檮文畫轡皇太子

諸侯王倚虎伏鹿檮文畫轡轡亦聞長萬奔而輦母

八列侯倚鹿伏熊黑轡朱班輪左傳公孫

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考叔爭而挾鞵

叔爭車穎考叔挾鞵以行澤欲杼行山欲侔周禮凡

走子都拔棘以逐之謂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也視之不過乎五嚮御之

必經乎三周並見則有指南司方吳都賦俞騎騁起

於涿鹿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駟

馬以駕南簿令指南車駕四馬正信旛是矚述征記

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見肅慎之獻雉古今

手持信旛車轉而手常指南見肅慎之獻雉

裳氏獻白雉於成王還恐迷鬼谷子

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鄭人之取玉

鄭人之取玉鄭人之

六

車

武

取玉也必載指南馬鈞既洞其精微魏書馬鈞與高

指南車二子謂古無之鈞謂古解飛亦言其委曲後

有之明帝乃召鈞作車果成復有備其五色漢官儀天子

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復有備其五色有五色車皆

駕四馬名之七香魏武與楊彪書今贈足下四望具之

輓輒見論語矩以陰陽周禮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而柔是故火養其陰而濟諸其陽則轂雖敝杜林推

不斂注凡斬轂之材必辨其向日背日之方杜林推

之者鹿後漢書杜林雖拘於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

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

載致弟喪乃歎日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

忍殺義士晉武馭之者羊晉書武帝掖庭並寵者衆

因亡去晉武馭之者羊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

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駕牛聞張湯之禍漢書張湯

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駕牛聞張湯之禍自殺其母

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日非乘騾觀劉禪之

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

降晉諸公讚後主劉禪乘騾車降鄧艾諫趙同之共處史記孝文帝出趙同騾乘袁盎

伏車前日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

同趙同戒甯戚之無忘戶子甯戚為桓公祝曰使公泣下車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戚

無忘周道之行有棧渭陽之贈乘黃並見詩又有三材

之輪周禮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注三材以為轂輻牙也四寸之

鍵戶子文軒六馭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不成也千秋駕之而入宮漢書

田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安平御之而升殿晉起居注

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安平御之而升殿晉起居注

太始四年正月臨軒詔彼傅祗與王導並優容於太宰安平王孚乘輿升殿彼傅祗與王導並優容於

殊瞻晉諸公讚司徒傅祗以足疾遜位不許詔板輿上殿晉書王導有羸疾不堪朝會顯宗詔令乘

輿入殿不得施拜別有祥聞曠左武則綏旌並見禮上帝運斗以為用漢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天子建德以攸行禮天子

車東宮畫輪之制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王后重翟

之名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不巾不蓋之狀後漢書輕車古

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三

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後為殿焉

望四望之稱晉輿服志四望三望夾望油幢龍首天

矯以銜輓鸞雀聳峙而立衡見上貳轂間關之牽載

脂詩見茱萸之輞尤精石崇奴整作車當取大及夫金

薄繆龍之飾見上武轂武剛陷軍之制漢書衛青令

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韓詩外傳元戎兵車也

衡輓之上並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

敵家之如輕兮如軒詩見左實兮右偽山以望晉師晉

人使乘車者左實右偽漢書王莽造四輪起於王莽四輪車駕六

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漢書王莽造四輪起於王莽四輪車駕六

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平

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輞車非仙物也

上本乎梁冀

東觀漢記梁冀僭侈作平上駟車

季禮荷劉翊之仁

後漢

書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

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

姓名自策汝南受晉武之賜晉書武帝賜汝南王或

馬而去

以香衣爲號晉太康起居注齊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或以畫雲表麗

西京雜記武或輓廣而作路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

備或輓輶而更貴音書漢世貴輓輶而賤輶輶或爲輻車輓音重輶車而賤輶輶

以共轂老子三十輻共一轂或輶衡而挂鞵鮑昭燕當

音全盛之時車挂鞵人駕巷出由於鄭人左傳楚伐鄭鄭人卜

肩屢開撲地歌吹沸天轍亂知於曹蒯左傳曹蒯曰夫大

行成不吉卜臨於至夫專防風之骨家語吳伐越檠

大宮且巷出車吉其旗靡故逐之

焉吾視其轍亂望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孔子曰昔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

焉見長狄之眉

穀梁傳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日身橫九

或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仕俄聞於生耳

太元經君子積善至子車耳注積善成位

故車生耳如車服以庸之義

瑞或見於垂綏

孝經接神契虞舜德盛於山林故山車出

山車者自然之物也

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仁德盛山車垂綏禮斗威儀其政大平山車垂鈎注山車

自然之車垂鈎不採治而自圓曲

然邱則剛金為朝

拾遺記周成王六年然邱之國

獻比翅鳥以玉為焚其國使者衣雲霞之布經百有餘國方至京師越錢峴汎沸海經蛇洲蜂岑山川不

可盡記錢峴削礪車輪皆剛金為朝比至京師網鏡

幾盡沸海涌起如沸煎魚鱉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

鏡沈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得近經蛇洲則以豹皮

為屋於屋中推車經蜂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烟能殺

百蟲歷五十

奇肱則從風以飛

博物志奇股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

年而至洛

美晏子之能讓說苑晏子朝乘敝車駕馬景

子之見辭

孔叢子孔子使宰子于楚昭王以安車象

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為也夫子言

嘉宰

不離道動不違仁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辟惡記

不驪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辟惡記

里之用鹵簿令記里白鷺鸞旗等車並駕四馬辟惡

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弓晉與服志記里車有木黃鉞

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一名大章車

豹尾之儀鹵簿令黃鉞車或曰金鉞車左武衛隊正

車皆武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

鼎

夫鼎者鑄九牧之金詳下夏氏象物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耳和五味夏氏象物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之寶器也夏氏象物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晉人鑄刑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晉人鑄刑

左傳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晉人鑄刑

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晉人鑄刑

之賄左傳錦加璧乘馬充吳壽夢之鼎衛有孔悝之

銘見危見魚游邱遲與陳伯之書魚游於沸妖聞雉

升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雖逸少之紀書迹鼎錄王羲之鑄

功沅於九江張陵之刻丹經鼎錄張陵得仙鑄十鼎

識元常之受賜鼎錄鍾繇字元常魏文帝嗟主父之

見烹漢書主父偃曰大丈夫生不爾其形觀附耳爾

鼎絕大謂之龜謂之龜附耳外謂之錢象聞折足見或刻以萬壽鼎

漢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雜金銀銅錫為之其形若或

文之五熟鼎錄漢景帝鑄一鼎名食鼎以銅金銀雜

膳則有陸遜破備鼎錄陸遜破劉備軍鑄蕭何紀功

鼎錄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或云昧且以猶怠

左傳叔向日讒鼎之銘或云三命而益恭左傳宋正

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武宜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醴于是粥于是以

餽余王孫滿之責楚子見上夏氏臧哀伯之諫魯公

左傳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臧哀伯諫曰武

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

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復聞扛自項王漢書項羽力能扛鼎舉由秦武

史記秦武王有力好遺以子產左傳鄭子產聘于晉

戲與孟說舉鼎絕膺焉曰寡君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也對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人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旌夫魏

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既表太師之名鼎錄

祖鼎錄魏武造一鼎於白鹿山既表太師之名鼎錄

為太師鑄一亦為王商而鑄鼎錄王商為單于所畏

鼎文曰太師亦為王商而鑄帝令鑄鼎刻其功以勸

忠臣爾其銅簠生毛鼎錄漢宣帝時鐘簠銅人皆生毛

玉璜出渭鼎錄太公於渭水得玉璜見彼汾陰漢書

鑄一鼎刻其文曰瑱鼎

三

得寶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邱壽王獨
 日非周鼎上名而問之對曰天祚有德寶鼎自出此
 漢鼎非周鼎也齊于泗水史記始皇過彭城齋戒
 沒木求之不得又新垣平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
 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
 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列之柏寢東觀漢記
 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廬江獻鼎
 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陳而約祭
 書春秋左氏有鼎事衆對狀除郎中
 後漢書明帝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
 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約祭之日陳鼎於廟
 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動之而必資九萬戰國策秦
 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請東借技於齊
 齊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
 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願獻九鼎
 不識大國何望之從而致之齊夫鼎者非效醢壺醬
 瓿耳可懷藏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
 逝瀛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
 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舉之而亦須
 械器被其所以備者稱此齊王乃止

十二周禮王日一鼎十有二物皆有所組庄鼎九陪鼎三既不汲而自盈亦不

炊而常沸晉中與書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

而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則得美陽者表厥尸臣書

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得美陽者表厥尸臣書

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

今鼎出於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

爾鸞旗黼黻凋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

顯休命臣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

臣大子孫刻銘其鑄荆山者當乎天紀史記黃帝

先功藏之於宗廟也鑄荆山者當乎天紀史記黃帝

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出有莘而見負史記伊尹欲

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孫湯而無出

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孫湯而無出

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孫湯而無出

鼎人不覺鼎移而日移五步自周郊鄆已來東南移

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曰鼎在闕賓於揚州

是西梁武之寫仙經聖錄梁武帝鑄一金鼎寫老子

北楚子之求分器左傳楚子謂右尹子革曰今吾使

中楚子之求分器左傳楚子謂右尹子革曰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聖武卷十六 鼎

百

四百六十九
易類具名一六

觀象彖易利金玉之貞

易鼎黃耳金鉉利貞反
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致用

王家有崇貫之異

禮崇鼎貫鼎天子之
器也注崇貫皆國名

事類賦卷第十六

事類賦卷第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明後學無錫華麟祥校刊

飲食部 茶

茶

夫其滌煩療渴

國史補常魯公使西番烹茶帳中贊

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換骨輕身

曰此壽州者此煩者此斬門者茶蒞之利其功若神

茶輕身換骨昔月邱子黃山若服之茶蒞之利其功若神

宜宗問服何藥傾致此對曰臣少也賤不知藥性惟

嗜茶至百碗不厭因賜茶五十觔則有渠江薄片

渠州薄片一西山白露茶謹洪州雲垂綠脚

其名建者不若湖州之研香浮碧乳茶謹發州有舉

膏紫笋烹之有綠脚垂下傅奕七諫寒溫既却茲煩

所出雖少味極畢應下霜華之茗却茲煩

片芳煎如碧乳畢應下霜華之茗却茲煩

暑茶謹長沙之石楠採芽為茶湘人以四月四日摘

乃去風尤宜楊桐草搗其汁拌米而蒸猶饅糜之類必啜此茶

暑月飲之清文既傳於杜育奇產所鍾厥生薜艸

彌谷精思亦聞於陸羽嗜茶著茶經三卷若夫擷此

被岡精思亦聞於陸羽嗜茶著茶經三卷若夫擷此

臯盧廣州記臯盧一名苦荬出南海烹茲苦茶爾雅

茶注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一名薜蜀人名為苦

茶韻會茶即古茶字自陸羽盡全以後始作茶字

桐君之錄尤重桐君錄巴東有真香仙人之掌難踰

茶譜當陽縣有仙豫章之嘉甘露宋錄新安王子鸞

人掌茶李白有詩豫章之嘉甘露宋錄新安王子鸞

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王肅之貪酪奴洛陽

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王肅之貪酪奴洛陽

記齊王肅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鮓魚羹渴飲名汁

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

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邦莒小國惟

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彭城王勰謂肅曰鄉曲所美不得

曾大邦而愛邾莒小國何也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

不好覲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知莒之殫亦有

酪奴因此呼待槍旗而採摘茶譜斷門團黃有一旗

茗飲為酪奴左思嬌女詩心為茶則有療彼斛

也對鼎鏗以吹噓舜劇吹噓對鼎鏗則有療彼斛

痕續搜神記桓宣武有一督牖病後虛熱飲複茗必

物如升大有日形質縮窶狀如牛虻容令置盆中以

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象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

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瘥困茲

或問此何病荅曰此病名茗瘥又名劑二瘥擢彼陰

水厄世說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擢彼陰

林茶經藝茶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野者得於爛石茶經

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先火而造乘雷以摘茶譜蜀

生機壤下者生黃土有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有

僧病苦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以春分先

後多構入力俟雷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止若獲一

兩因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

侯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差時到城市人見其

容貌常若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訪道不知

所終今四頂茶園皆擗不廢惟中頂草木繁茂重雲

積霧蔽虧日月驚獸時出人跡稀到矣今蒙頂茶有

石花露銛牙箋牙皆云火前言採造於禁火之前也

吳主之優章曜先沐殊恩庚志孫皓每宴羣臣無能

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密賜茶茗陸納之待謝

以代酒至於寵哀更見逼強輒以為罪

安誠彰儉德晉書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

問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

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及安去納杖飯四十二云汝既不

能光益叙父奈別有產於玉壘茶譜玉壘關外寶唐

何俄吾素業造彼金沙茶譜湖州長與縣啄木嶺

筭長三五寸方造彼金沙茶譜湖州長與縣啄木嶺

言一葉兩葉造彼金沙茶譜湖州長與縣啄木嶺

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

焉泉處沙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法儀

漱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單水即微減

俱堂者單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太守或遺麻

稽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鷲三等為號杜陽編覺林院僧志崇收

歌毒蛇水魅陽朕之類焉驚雷筭以下等自奉名嘗

茶有三等以中等待客名驚雷筭以下等自奉名嘗

草帶以上等供佛名紫茸香客有赴飲者皆以油囊

盛餘源五出成花茶譜茶之別者枳殼芽枸杞芽柑

帶歸五出成花把芽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柳

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又早春之來賓化茶譜

有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早春之來賓化涪州

出三般茶賓化最上製于橫紋之出陽坡茶譜宜城

早春其次自馬最下涪陵橫紋之出陽坡縣有了山

其東為制日所獨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復聞澗湖

守薦之京洛人士題曰了山陽坡橫紋茶復聞澗湖

含膏之作

茶譜義興有龍安騎火之名騎火茶最上

言不在火前不存火後採柏巖兮鶴嶺鳩阮兮鳳亭

造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鶴嶺陸州之鳩阮其名皆

茶譜福州之柏巖洪州之鶴嶺陸州之鳩阮其名皆

著茶經浙西茶以湖州為上蓬生鳳亭山伏翼閣飛

雲曲水二寺青峴涿嘉雀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盈

水二壺者與壽州同

三

茶諸蜀州雀舌鳥嘴麥膠蓋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

也又有片甲者芽葉相抱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嫩

薄如蟬翼也冬芽早秀角寒茸擢必本貴含膏嫩葉抽芽

方珍搗艸接冬芽麥穎先成見上或重西園之價江氏

言隆冬甲折也

家傳統遷懸懷太子洗馬上疏諫曰今或侔團月之

西園賣醯醢藍子茶菜之屬虧敗國體

形茶譜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鄉並明目而益思草

拾遺阜虛苦平止渴除痰不睡利水豈瘠氣而侵精

道明目軍陀食論苦茶久食益意思

唐新語右補闕綦毋昉博學有才性不飲茶著伐茶

飲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

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又有蜀岡

謂茶災豈非福迺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牛嶺茶譜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獨岡有茶洪

雅烏程茶譜雅州蒙頂茶其生最晚春夏之交有雲

芽製造極精吳興龍烏程縣碧澗紀號茶譜峽州有

西二十里有溫山尚御苑

蔡碧澗菽茶 紫笋為稱國史補湖州有顧渚紫笋茶

英蔡之名 其色紫而似笋德宗賜同

公主饌其茶有 陟仙厓而花墜茶譜彭州茶園有

絲花紫英之號 仙厓石花等號 服

丹邱而翼生神異記丹邱出大至於飛自獄中廣陵

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

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

人咸異之州法曹繫之於獄煎於竹裏茶譜唐肅宗

夜執所鬻茗器從牖中飛去嘗賜高士張

志和奴婢各一人志和叱為夫妻名曰漁童樵童使人

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童使蘇

蘭薪桂竹 効在不眠博物志飲真功存悅志神農食

裏煎茶 宜久服令人 或言詩為報茶譜胡生者以釘鉞為業

有力悅志 飲茶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

而嗜茗感了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胡辭

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後 或以

遂工詩時人謂之胡釘鉞詩柳當是柳禪也 錢見遺異苑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若好飲茶家

茶

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家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
 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以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
 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復云葉如梔子花若薔薇
 十萬似久埋者惟貫新耳
 茶經茶者南方嘉木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
 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
 如白薔薇實如栢欄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輕颺浮
 名一日茶二日檜三日菱四日茗五日荈
 雲之美霜筍竹籜之差
 有茶經茶有千萬狀鹵莽言之
 臆者廉謔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颺拂水者涵滌
 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上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地
 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經此茶之精者也有如竹籜者
 枝餘堅實艱於蒸搗故其形籬從焉如霜筍者莖葉
 凋沮易其狀貌故厥狀萎萃然此茶之瘠老
 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經自胡犍至霜筍八等
 之爲用蓋飲食之所資

酒

魚麗于留鰓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詩 若夫儀狄初制

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少康始造

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

始作酒醪變五九投百品之精

味少寒作秫酒九投百品之精

始也烏梅女菀甜醕九一宿三重之美

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一宿三重之美

熟也醪汁滓酒也耐三重醇酒

也醪薄酒也又醉一宿酒也

陰也黍陽也陽得陰而亦吉凶之所起

沸故以適釀黍為酒亦吉凶之所起

之善惡一日造挹此思柔誦茲反恥

也凶吉所起也挹此思柔誦茲反恥

而賜舜見茶賦吳王為穆生而置醴漢書楚元王敬

崇木

以

之

母

秋

也

性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詩則有優韋耀

見說文酒就也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亦吉凶之所起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少康始造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遂疏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儀狄絕旨酒

酒失為阮射畝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百錢阮子

見錢賦或陳諫每唱於迴波唐書景龍中李景伯為

掛杖頭注陳諫每唱於迴波諫議大夫上與幸臣貴

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喧譁竊

恐非儀席為之養性亦澆於纍塊阮籍何如司馬相

如恍曰阮籍胃中爾其樂茲在鎬詩見挹此如澠左傳

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池有肉如豉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法鄭君之能釀抱朴子鄭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法鄭君之能釀君釀酒法

酒成因以附子甘草肉酒中曝令乾憶劉伶之解醒

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世說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諫曰君飲

世說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諫曰君飲

百錢阮子

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陸納才堪於二升晉書陸納將

酒濤極本量而止桓温因問温曰公至醉可飲幾許食肉多少温曰年

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復如何曰素不能

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日言有微禮方

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特王坦

之刁彘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梓座客驚

粵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

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桓陶侃則過限

温更勅中厨設精饌睡宴極歡而罷

便止晉書陶侃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

約故不孔顛則彌月不醒宋書孔顛為府長史雖醉

敢過宋書孔顛為府長史雖醉

判决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文舉嘲曹公之

九州春秋曹公劄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天有酒

禁九州春秋曹公劄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天有酒

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簡雍譏先

主之刑蜀志先主以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

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觀

見一男子行于道謂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有釀具者同先主

大笑而原伐木許許釀酒有蕪詩傾荒外之樽神具

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採海

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三雅既聞

中之樹南史南海有頓遜國有酒樹似安三雅既聞

於劉表典論劉表有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

之鐵於杖端客有酒百榼仍傳於子路詳下唐堯賞

鍾會之不拜世說鍾毓與弟會少有令譽其父繇書

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觀

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美

孟嘉之得趣晉書孟嘉為桓溫參軍嘉好酣飲而不

未得酒酌此中聖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

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

言耳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逸問曰頗復中聖

人否逸對曰昔子反斃於殺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

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賜之

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賜之

上尊漢書成帝賜詔責丞相翟方進曰今使尚書令

殺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

梁武之稱臧盾梁書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道

飲畫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射

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謝

奕之逼桓温晉書謝奕爲桓温司馬謂之方外司馬

奕遂飲温帥下兵於廳事共飲曰行宋靈之軍法劍

賦朱虛醉丞相之後園史記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

何壯注醉丞相之後園史記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

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

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

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

相應或投醪而感義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

和

算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邈

七

七

梳飲之夫一筆膠不能味一河水或舉杯而殺人

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鄧州綸餞之續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

得陪今宴規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因氣

結而卒規恨續悲見憤哭兼至又致殞規妻深痛夫

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謝肱會聞於指口為吳興其

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謝肱會聞於指口為吳興其

弟蕭於征虜諸送別指蕭口曰此中惟宜飲酒肱

既至卻致濫數解酒遺書曰力飲此物勿預入事管

仲嘗憂其棄身管于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

以為棄身飲之孔偕樂此今夕見詩營彼糟邱暄文才

不如棄酒飲之孔偕樂此今夕見詩營彼糟邱暄文才

俊逸而沉酒過差兄子秀致書諫止溺滋窟室左傳

之暄復書曰速營糟邱吾將老焉

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子良持鎗以乍進齊書高帝

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諸王醢飲因游元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

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給南郡王昭業行酒武

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捧肴饌高帝延之據鞍而

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捧肴饌高帝延之據鞍而

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自適

采書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既營度于

五齊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

滓泛泛然也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亦

均調乎六物

禮仲冬之月乃命大酋釀酒必齊麴蘖

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遺羊祜而弗疑

晉書吳陸抗與

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折張

昭而屢屈

吳志孫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

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

尚父九十擁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

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

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嘉皇甫之質厚書皇

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各列

勤精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醉一日

病酒文宣以鄙王琨之儉嗇齊書王琨儉于財用酒

其質優容之

酒

八

遇則有眠畢卓之舊晉中興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間

取飲之掌酒者謂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之乃入步兵

畢吏部也卓遂引主人醺於瓮側盡醉而去

之厨世說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飲瀛洲之玉

膏見玉賦瀛洲酌酒注挹南岳之瓊酥南嶽夫人傳夫人設亦

聞醉裏遺冠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取之三

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國困窘頭加

出薄罪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帽後魏書阮字性机辨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嘗于

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

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之寵思話見琴賦松石縹膠之賜崔浩後魏書太宗

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膠酒十斛水精戎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粲則勤以獻誠

後魏書裴粲為中書令帝出洛濱粲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人朝暫竊

神器爾只卿戎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祭曰北海志在
沉酒故諫其涉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是以敢獻微誠

帝為陰鏗則仁而獲報梁書陰鏗常與賈友飲宴見

之伏座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

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有人救之獲免鏗

問之乃逢括頸於消難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行觴者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頭又自以見傾家之次道世

一輪括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惔所復聞孔羣喻之糟

重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復聞孔羣喻之糟

肉世說孔羣好飲酒至導云卿不見糟中肉乎乃更堪久羣嘗

與魏書云今年田得七孫朝積年麴封室聚酒千

百石魏書云今年田得七孫朝積年麴封室聚酒千

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積漿之氣逆顯父之餞百壺

梁書陰鏗常與賈友飲宴見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北齊書黃門郎司馬消難嘗

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
後名也張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且醉高歡之手中後魏書齊神武帝嘗饗朝士舉觴

者乃大丈夫嘯之應彼東風淮南子物類之相應論辨

為人合飲此酒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沉

酸故東風入酒而沈者沸醞茲狂藥嘗與石崇飲

傲慢過度崇欲奏免之裴楷曰飲人冬釀兮夏成詩

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我齊書武帝親愛

此春酒疏今之中山河南王瑜嘗在晉

冬釀接夏而成者亦云王瞻三術

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梁書王瞻為

二杯勸汝鄴亦云王瞻三術

嗜酒每飲或兩器亦云王瞻三術

簿領武帝勞構瞻有三術射綦酒也鄴舒五罪

將伐潞鄴舒大夫告曰不可鄴舒有三雋才伯宗曰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舊酒三也棄

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虛我伯姬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漢有長

樂之儀史記高帝除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

功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其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皆朝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乃今日知
爲皇帝吳有釣臺之會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
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
之貴也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
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亦何爲
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邱酒池長夜之一斗河東之
飲當時亦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賜後周書文帝聞韋實養高不往許之不能屈明帝
卽位禮敬逾重乃爲詩以贈之實得帝詩願時朝
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亭日中山之醉博物志劉
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亭日中山之醉元石曾于
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于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
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滿千日往觀之云已葬
於是開棺醉始醒故俗蘇徵爲之而成疾宋書衡陽
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酒器無醒日文帝詰責曰將軍蘇徵醜酒成疾
旦夕待盡吾一門無此罰法汝于何處得之
爲之而易內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其內
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至若

老羗之渴

拾遺記晉有羗人姚馥字世芳充廐園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常渴于酒羗輩呼

為渴羗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願且為馬園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

羗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次公之狂
漢書蓋

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焉
司隸校尉平恩侯詩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詩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

坐許伯自酌因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

乃酒狂丞相魏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公之接離
世說山簡鎮襄陽時習氏有佳園池時至

時一醉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歸脫相如之鸕鶿

西京雜記相如還成都以鸕鶿裝
就市易錢買酒與卓文君為歡

以酒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

成禮不繼以酒義也以無量而不及於亂
見論唯公

君成禮弗納於酒仁也

榮而不與
晉書王戎嘗詣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

色戎異之他日問籍谷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獨崔

飲減公榮者則不飲不共飲唯公榮可不與飲獨崔

暹而可勸後魏書靜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

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禮成宴醞薛詩外

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禮成宴醞薛詩外

之禮不脫屣而即序者謂之禮跪而上坐者謂之宴

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醞齊顏色均衆寡謂

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名稱聖賢

可以醞不可以沈不可以酒接擊飲同

魏登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不敢湛酒泉而在地瞻

言酒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

酒旗之麗大見上文味兼百末漢書百末旨酒布蘭

價重千錢典論孝靈帝末嘗美味於鄴涿陽縣東有

也荆州記涿水出豫章康樂縣烏程鄉取水為酒極

酒劉真嘗得兩復聞敗見宋樽王孫子新畫楚莊王攻宋子重曰君獨肉

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

賢怪消秦獄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

具人莫識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蟲名怪哉此地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地圖果秦獄地朔曰

大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或以青州作號世

中立消後屬車常載酒為此也

桓温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以青州有齊郡言飲好酒至臍平原

有草縣飲惡或以建康為目宋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

酒止膈上

和故荀下飲酒者醉旨輒號名傳上頓世說王沈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以味稱美祿漢畫酒者天之美

大飲為上頓起于沈也味稱美祿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阮孚以金貂相換見冠賦金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貂換酒注淵明以葛巾見漉宋書陶潛好酒郡將侯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亦云曲阿既醜

北史車駕南代劉藻為征虜將軍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

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陛下輒當醜

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日以何

東數石邯鄲被圍淮南子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干

賜卿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

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步白楊之

野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屣自楊郊野間道遇一

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坐黃菊之籬宋書陶潛嘗九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宅邊叢菊中坐久之有白衣人高允敗德以為訓後

擣酒至乃王弘也便與酣飲

書高允被勅論集前世以酒敗元忠坐酌而自怡後

德者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書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棄

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

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

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土

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

刺勿復過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或取陶陶之樂

三

劉伶酒德頌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或矜抑抑之

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西京賦酒車酌醴方

儀詩及夫行軍酌醴鳴鐘舉燧駕授饗升觴舉燧既

鐘鳴楚詞漁父曰衆人皆醉舉白兮揚

鐘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

禮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高昌浚林之貢梁四公

又盥洗揚解所以致潔也高昌浚林之貢記高昌

遣使獻蒲桃乾凍酒帝命杰公逐之杰公謂其使曰

蒲桃七是浚林二是無牛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

有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駿雞

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何以知之對曰蒲桃

浚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

成者終年不壞今嗅其氣酸高寧酒滑而色淺故云

然西域蒲桃之味

唐書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

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白額益造酒酒成芳

香酷烈味兼醴盜頌賜羣臣京師皆識其味或以

蟹螯俱執

世說畢卓嘗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未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

酒池中便或以彘肩竝賜史記樊噲帶劍擁盾入軍

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立而飲之王曰賜之彘

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

而嚼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禮有生禍之語禮夫紫

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書著崇飲之旨書成王畏相

繁則酒之流生禍也邴原有廢業之憂別傳邴原初辭家求學

敢崇飲邴原有廢業之憂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

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篋至陳留則師韓子助

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

餘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

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
一飲讌於是其坐范泰述傷生之理采書范泰初爲
飲酒終日不醉荆州刺史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
力諫之謂酒能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惋嗟嘆久
之曰見規者衆苟忘濡首之戒易將貽腐脅之斃晉
未有若此者也周顛善飲至一石過江每稱無對後有善對自北來
顛欣然由酒二石對飲而罷及顛醒視客已腐脅而

死故三爵以退

禮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退而百拜成禮

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所以喻之於

兵而譬之於水也

南史陳暄答兄子秀書云吾嘗譬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

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江公可

與共論酒矣

事類賦卷第十七

事類賦卷第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明後學無錫華麟祥校刊

禽部

鳳

鷩

鷮

鷮

鳳

伊九苞之神鳥

論語摘衰聖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

象緯九苞曰苞命心合度耳聰達吾謂仲色光彩冠矩朱豎鏡鈎音激揚腹文戶注緯五緯也度天度也

戶所由出入也稟至陽之純粹鵠冠子鳳鷮火既負禮而蹈

信亦戴仁而纓義抱朴子夫木行為仁為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金行為義為白鳳頭

白故曰纓義火行為禮為赤鳳背赤故曰負禮水行為智為黑鳳胸黑故曰向智土行為信為黃鳳足下

黃故曰瞻元扈而來思于元扈有大鳥雞頭燕喙龜

頸龍形體備五色三文首文曰順德望黃紳而必至

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止帝東園望黃紳而必至

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

仁心人信翼扶義足履正尾繫武鴻前而麟後蛇頸

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雞喙小聲合金大聲音

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

冠齋于宮中鳳乃蔽日而止帝東園集梧桐食竹

實因離珠以遞飼異苑老子曰南方有鳥名為鳳天

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與孟虧而俱逝括地圖孟

三頭遞卧遞起以飼琅玕與孟虧而俱逝

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

之鳳凰隨焉止于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山多竹木

長千仞鳳凰食竹若乃感六英而鼓舞召氏春秋帝

實孟虧食木實

樂六英鳳凰聞九成而來儀書蕭韶九成

鼓翼而舞

降止禮升中于天而覽德輝而下之

今覽德輝歎河圖之不至知周德之云衰並見嘗遊

郊藪禮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詎集藩籬

對楚襄王問鳳凰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則有揚雄

蒼天藩籬之鷗豈能與之量天地之高哉則有揚雄

之吐西京雜記揚雄著蕭史之吹玉吹簫作鳳聲鳳

鳳來至其屋秦穆公為作鳳凰臺賞僧綽之戲

夫婦止其上一日皆隨鳳飛去賞僧綽之戲宋書

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

僧度累十二博碁既墜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

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奪荀勗之池

尚書伯父弘稱其長者奪荀勗之池晉書荀勗自

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見夢既

名於張鷟唐書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

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為祥曾

貴於穆之異苑劉穆之素居京口鳳凰集於庭復有

感唐堯而負圖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押黃金檢白

玉繩其章曰 爲少昊而司歷 左傳少皞之立也鳳鳥

而鳥名鳳鳥 鳴彼高岡 詩見食茲竹實 見上望黃 或五

氏歷正也 雛而十子 易林鳳有十子同巢共母又鳳生五 或三

文而五色 見上瞻元 降長樂而止上林 漢書五鳳三

樂宮東闕中樹上飛止下地文章五色留十 覽九州

餘刻吏民並觀又神爵四年鳳凰集上林 而觀八極 萬物通天地八口五音覽九州觀八極 或高蹈

於大皇之地 楚辭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兮乃 或傳聞

於君子之國 說文鳳神鳥也出 復有巢阿閣 尚書中

時鳳鳳巢 止東園 見上瞻元 或因之而作殿 漢書自

於阿閣 之明年鳳凰集上林乃 或爲之而改年 漢書注宣帝

乃改元 既畫象於宮中 東觀漢記光武生於濟陽鳳 鳳來集故宮中皆畫鳳鳳

更鑄銅於殿前

魏略明帝鑄銅鳳凰高五丈餘置殿前

亦有飲湍瀨於

砥柱濯羽翰於弱水

淮南子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羽翼

弱水暮宿風穴

或因惡殺而來

書大傳舜好生惡殺鳳凰巢其樹

或為好文

而止

帝王世紀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

或煎膠而續絃

干洲記鳳麟洲在北海中

四面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上多鳳麟數萬為羣仙

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絃膠或名連金

泥能續弓弩絕

或以毛而免死

俗遺記周昭王以青

絃連刀劍斷刃

燠質一日暄肌及厲王流竄人得之有

王慈捷對於

比雞

宋書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因往東齋

書比大人猶雞之比

承天解嘲於將子

宋書何承天

鳳超宗狼狽而退

年已老而諸作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

呼為姪母承天曰

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姪母何言耶

超宗既美於得毛

宋書謝超宗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

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

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

君有鳳毛超宗徒跳還內道隆謂檢覓毛待至閣不

得乃江夏亦工於學尾齊書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

去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日以麒麟賞鳳尾觀其戴德揭義履正負

麟賜之日以麒麟賞鳳尾黃紳句注帝舜而司晨尚書中

仁問天老而知狀黃紳句注帝舜而司晨侯帝舜

日朕惟不又於百獸鳳晨豈復將鷄鶩而競粒抱朴

注百獸率舞鳳凰司晨楚辭鳧鳴皆啞

鳳競粒於庭則與鳧鴈而同羣者哉夫梁藻兮鳳逾

受辱於鵝鸞音同金鼓

朝而至如鳴若簫笙帝王世紀鳳飲食必

高舉音同金鼓

見上望黃資長風以舉翰唐書太宗嘗追思王業艱

紳句注難在命之力乃作威鳳賦

賜長孫無忌日有一威風想朝陽晨遊紫集軒邱

霧夕飲元霜資長風以舉翰天衢而高翔

而載舞山海經軒轅之邱鸞其羽翾翾詩見其鳴鏘鏘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晨云賀世

鳳凰干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千姜

論語摘哀聖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夕曰歸昌

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

韓詩外傳雄曰鳳雌曰鳳雄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

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

夜鳴曰鎮星順而必至樂動聲儀鎮星不天樞得而

保長通斗樞天樞出丹穴而得茂山海經丹穴之山

下翔得風鳳翔名曰鳳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

肯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降紫庭而道光蔡邕

周成王授琴而歌曰鳳凰將九雛而並至二石僞事

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將九雛而並至鄭中有鳳

鳳將九雛在延與四靈而効祥禮麟鳳龜龍或刻木

明門外道西鄭中記石季龍詔書以五色紙

作形自口中而銜詔著鳳口中侍人以百丈緋繩纏

輻廻轉或以金為象從樓上以投漳鄭中記鳳陽門

下之鳳凰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至今日

色晴朗猶昆於水中一頭以鐵釘足尚存

鶴陶機詩疏鶴有元有黃有白有蒼元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又黃鶴

古人多言黃鶴蓋鶴即鶴音之轉

伊羽族之宗長相鶴經鶴者羽族之有胎化之仙禽

鮑昭舞鶴賦散幽經以羣鸞鳳以遐驚薄雲漢而高

尋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相鶴經鶴千六百

鳳同羣又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五年羽

翻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又鶴陽鳥也而游於陰因金

氣乘火精若乃引員吭抗纖趾舞鶴賦引員吭之纖

以自養鶴經高足麤節洪辨纖指動商陵之悲操琴錄商陵牧子娶妻五

娶乃援琴而歌作別鶴操舞管平之清徵史記晉平公置酒於施

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平郭門再奏之延頸而鳴

舒翼而舞韓非子平公登殿祈之臺命師曠鼓清角

或作翔集既聞於介象禱仙傳介象善度世禁氣之

清徵翔集既聞於介象術師死吳主思之以象所住

為廟時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感召復傳於蕭史列仙傳蕭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陶侃之墓頭弔客陶侃別傳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

非常人俄化雙鶴冲天而去周穆之軍中君子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

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至若集蘭巖而顧步神境紀榮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

有雙鶴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止金穴而迴

昔有夫婦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羽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穴江湖據下流

三人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游豈復畏鶉鷄之羅網郗原

郗君所謂雲中白鶴非誠以知天地之圓方楚詞黃鵠之一

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亦有飲巨蒐之獻穆天子傳

氏巨蒐之人乃獻白玩崑崙之舞瑞應圖黃帝習樂

鵠之血以飲天子玩崑崙之舞崑崙以舞眾神有

元鵠二人田饒比之而去魯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

翔其右田饒比之而去魯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

夫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黃

錫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

從來遠也臣將莊辛喻之而說楚襄王曰黃鶴遊乎

去君黃鶴舉矣莊辛喻之而說楚襄王曰黃鶴遊乎

江海淹乎大治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

者方將修其器盧洽其增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破

副磬引微繳折自西北而遙集舌詩飛來雙白逸江

清風而隕矣見上莊辭吳市而喧闐吳越春秋闔閭與

海而遐舉辛句注王嘗半以與女女曰王食我殘魚辱我我不忍生乃

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郡西闔門外金鼎玉杯銀樽珠

襦之寶皆以送女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出雷門

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殉葬而去孟氏
而軒翥臨海記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孟氏
周王之飲復天子傳天子飲於岱宗漢帝之壇東觀
孟氏愛舞白鶴二八
章帝至岱宗柴望畢有黃鶴
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
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後告其家曰七月七日待我
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

東見丁令之還

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

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

何不學仙去空學塚累累又若鳴必戒露風土記鶴性警

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即

白非日浴莊子

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

粒嘗東遊懸江夏黃

不日黔而黑或馭於江夏之樓

通異記荷環潛棲却

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乃駕鶴之質也

跨鶴騰空或飼以潭臯之粟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

一雌飼以潭臯之水觀其瘦頭露眼毛疎肉既鳳翼

而龜背亦燕膺而鼈腹和鶴經毛疎肉既鳳翼

鳳翼龜背鼈腹宣王見誨於聞天詩鶴鳴于九臯聲

誨宣王也王莽傳方於漬穀漢書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漬種言此黃帝至若比鳧脰而為長莊子鳧脰雖短穀仙之術也

雖長斷匪雞羣之可亂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

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賦聞鮑昭之美援鮑昭有詩

播齊高之善宋書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被

命筆詠之曰八風舞勁翻九野弄羊公既訝於不舞

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世說殷中軍嘗稱劉遵祖於庾公庾公便取為佐引

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

忽見梁書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鳴九臯而寥唳

上出華亭而蒞練晉書陸機為成都王穎所收歎曰

遊衛國而乘軒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實有祿位向耶溪而取箭晉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

尉鄭弘嘗採薪得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欲弘曰

晉惠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

固一舉而千里豈耳目之近玩者乎世說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之

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舒翼反顧垂頭視之似有懊惋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青

爲人作百目近玩乎養令翻成遂放飛去

鷹

伊鍾山之鷲鳥稟金方之勁氣含火德之明輝魏彥深鷹

賦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淪瑤光之純粹運

樞瑤光星散爲鷹或聞於蒼成千日或重其指如十字若乃

點血散花之狀魏彥深賦二周作鴉千日成蒼又指重十字尾貴合盧又白如散花赤如

點血大文若錦細斑若纈黃眸金距之名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逐鷹鵞昔爲佳

名其鷹有青翅黃眸既在南而爲鷁晉書崔洪清厲骨既在南而爲鷁晉書崔洪清厲骨

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亦與鷁而爲兄古樂府博陵在南爲鷁在北爲鷹亦與鷁而爲兄豹則虎

之弟鷹則亦有下講命中東觀漢記趙勤南陽人太

令及新野令皆陳罪自責遠守桓虞署為督郵於是葉

去虞歎曰善吏如良鷹下講即中畫壁如真廣寧王

孝疇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資僧達之馳獵南史

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關齋大集朝土

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嘗入弗復遊獵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弗復遊獵

父之事君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唐則斷聯而見成

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唐書

初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漢則斥賣而不用

和熹皇后臨朝上逐黃犬於東門史記李斯具五刑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擊鵬雛於雲夢幽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擊鵬雛於雲夢

錄楚文王好獵人有獻鷹者獵於雲夢烟燒漲天毛

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獨睨目雲際若無搏噬之志

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荅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

厭俄而雲際有物疑翔飄颻不辨其形鷹便聳翮而

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

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

雛也乃至若梁冀貪而見求益都耆舊傳廣漢馮顯

厚賞之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顯顯

收之使人挈鷹而亡顯追捕甚急冀辭乃止大亮

忠而不獻唐書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

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

下之意深乖旨如其自憎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

嘉歎不能自己已有臣若是朕復馬融既美於出籠馬融

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思謹與謝伯世書憤懣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

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束筆以乾葵自送餘

日茲樂要離亦聞於擊殿忘也戰國策要離之刺慶故其

威同尙父詩維師尙父名傳邳都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部側目而魏帝以秋吟見重魏文帝答繁欽書商

視號曰蒼鷹侯文以嚴霜行誅侯文漢書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支遁則愛其神駿建康實錄支遁好養鷹馬

而不乘放人或問元坦則肆其畋漁三國典畧元坦為典州刺史不

恤人事性好畋漁鷹犬常數百頭置網十餘至於驚

車常謂人曰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蝥靡失於為鳩處署不差於祭鳥禮仲春鷹化為鳩

逐不仁者于產名燕鳩者少皞左傳晉程鄭卒于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

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少皞之立也為鳥師而鳥名又爽鳩氏司者也注

鷹也又若翮短飛急散長起遲大雌小雄加毛滅肌魏

深賦雙散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又雌則體大雄則形小又晝不離手夜更火宿微加其毛小滅其肉

月令既傳於學習乃學習爾雅亦號於飛翬爾雅

醜其飛也翬在鼓亦聞惡彼足黃欲其食疾魏彥深賦赤膺

黃足細骨小股住不可呼舉不及走若此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頸猴立是為無病

尉羅設於已化

禮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

贈弋禁於未擊

荀悅政本論鷹

隼未擊贈弋不施於蹊隧

饑而為用猜防既見於曹公

魏志呂布使陳登請

太祖未徐州牧不獲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

日不然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颺去布乃解

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翼

晉書載記慕容垂詩至鄰展拜陵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颺若遇風塵之會

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垂去果叛

雞

伊維雞之彩質

爾雅雞大者蜀蜀子維未成雞健絕有力奮

實淪英於玉

衡運斗樞玉衡

取與之象

易巽為雞

稟火之精

春秋說題辭雞為積

陽南方之象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翰音見號

禮雞曰

燭夜為名

古今注雞

一名賓孟既觀於斷尾

左傳

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燭夜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

也州綽亦效其先鳴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敵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注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聞勝而先

鳴或以占戎馬之象淮南子雄雞夜鳴或以認蒼蠅軍兵動而戎馬驚

之聲詩見若乃五指金骸廣志雞有胡髯五反翅之種花冠成露

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季平既銜於介羽

邱氏亦誇其金距左傳季邱之雞閭季氏為之金距或養之而

攘人山海經少華之山鳥多赤鷲畜之可以禦火注即山雞之屬或畫之而貼戶

歲時記元日貼畫雞於戶懸葦索於其上插桃其傍百鬼畏之孟嘗效之而獲免史記

孟嘗君至蜀闕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燕丹為

之而得度燕丹子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早度至於三尺曰

鶴爾雅雞三尺曰鶴淮南子候鶴正旦梁門裴元新言正旦

鶴爾雅雞三尺曰鶴淮南子候鶴正旦梁門裴元新言正旦

鶴爾雅雞三尺曰鶴淮南子候鶴正旦梁門裴元新言正旦

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嚼百草雞啄五穀故磔殺之以助

生性惟司夜韓非子使雞司夜令職在鳴晨太元經

鳴雄雞候天星而肆赦我齊書武成卽位大赦於殿

宛頰司馬膺之對曰滂中日占曰天儷金馬而為神漢書

雞星動當有赦帝王以為候儷金馬而為神漢書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復有越雋長鳴西京

而致宣帝遣王褒使節而求之復有越雋長鳴西京

漢武時交趾越雋獻何晨雞長鳴雞伺晨雞卽下漏

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卽一食頃其鳴不絕長距善

鬪馬韓細尾魏志馬韓國出細尾子路冠之而示勇

史記子路好勇力志黃父戴之而吞鬼神異經東南

伉直冠雉雞佩假豚黃父戴之而吞鬼神異經東南

頭戴雞名赤黃父又名食祖述則舞於夜鳴晉書祖

邪以鬼為飯以露為漿祖述則舞於夜鳴晉書祖

現其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述庾翼則怒其愛雉晉

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述庾翼則怒其愛雉晉

庾翼書少與王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

州與都下人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此之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三國典畧魏武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

守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云雞助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

欲還也連之不一者山東之勢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

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不或食之而數千呂氏

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或膳之而日雙左傳公膳

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或膳之而日雙左傳公膳

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或膳之而日雙左傳公膳

人以竊更候之不差於風雨詩風雨如晦執之必在於

工商周禮工商執雞注亦有羊溝之鬪莊子逸篇羊

為株相者視之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鬪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膏尸

鄉之養或鳴在雲中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列仙傳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

字暮宿樹上晝放散之呼名即至論衡雉或葬於山南王得道畜產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上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山葬繡於其中北

九里有洞埋鍾於其內繡靈變為雞鍾魂化為雉清
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聞其膈膈古詩膈膈溽溽聽彼膠膠見稟

求於鳳驚陳子要言稟晨雞俟鳳警亦猶被割何用

於牛刀見論至若棲殿中之樹世說劉放孫資久典

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樞要夏侯獻曹肇心

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意指資放也蕃婁門之技吳越

吳王牧雞處使管輅之占魏志平原太守劉邠取山

日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問越筮之卜史記越巫立

鳥鳴不矢辰此山雞毛也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江迺連之而縱火晉書殷浩

鬼而以雞卜武帝信之江迺連之而縱火冷江迺擊

姚襄道以長繩連數百雞繫火於足傅琰剖之而斷

鷄驚飛集敵營營中火發軍遂潰亂傅琰問何以飼

獄齊書傅琰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飼

奉光之鬪漢書王奉光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

光會相識帝即位召其女為婕妤好立為皇

后封奉光記越王之畜越絕書雞山勾踐以畜天淵史記

曾喜於陸機陸機與弟書天淵陳倉更聞於秦穆史記

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

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

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三秦記陳倉山上

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

晨鳴山頭聲聞王別有長鳴遠飛長鳴見上越雉句

十里或云是玉雞臨海異物志杉樹下

夕還依人瞻則絕飛黃冠青綵冠青綵常在杉樹下

四海外朝往夕還并忝而食見論鑿垣而棲詩疏

頭上有長黃毛如冠語鑿垣而棲鑿垣

頭及頸正青如垂綵見論鑿垣而棲鑿垣

而棲既牝晨而家索見昔亦逆翦而冠委衡陽有雌雞

化爲雄八十一日而冠委及桓元建國則有至北埭而

於楚衡陽焉焉自篡位至敗凡八旬則有至北埭而

方鳴齊書武帝幸狼邪城宮人常從早到新豐而

白識西京雜記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乃

巷棟宇一如舊制上女老幼各知傳朱公之所化

其室雖雞犬縱放亦識其家焉後漢書樂羊子妻嘗有他舍雞謬入

化故呼雞曰宋朱重樂妻之不食嘗有他舍雞謬入

園中始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問又若守夜

其故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公曰夫

稱信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告公曰夫

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候潮表異

五德君烹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候潮表異

記移風縣有雞鳴聲清長如吹角潮至則鳴驅之既

故名潮雞孫綽望海賦石雞清響而應潮

喻於馭民荀悅中鑒視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

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夢之亦憂於武吏武吏有冠

之志安則循路而入門夢之亦憂於武吏

距也夢見雄若夫鑑形乃舞異苑魏武時南方獻山

雞憂武吏若夫鑑形乃舞

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映水而溺博物志

而舞不知止遂死韋仲將為之賦映水而溺

毛承自愛其毛終苻朗知其半露世說苻朗善知味

日映水目眩則溺苻朗知其半露

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紀消養其全德莊子紀消子為王養鬪雞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

日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含塗既見於能

變矣望之似木雞矣與雞無敢應者

言拾遺記含塗國去王郢七萬里桃都亦聞於出日

元中記桃都山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

有天雞日初出照世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右廣候之而駕左傳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子反

則之而食左傳晉楚日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惟命見於事始崔光知翅足之多後魏書正始中有
是聽見於事始崔光知翅足之多典事史顯獻四足
四翼雞詔問崔光表曰翅足衆多羣下扇動之象
脚差小其勢尙微易制御也數日殆等以罪伏法
於是禮置在窗間宋氏得講談之益幽真錄晉兖州
光逾重刺史宋處宗買
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棲籠置窗間雞後作人語
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處宗因此言功大進